

● 中国古代史

庞德公及其亲友考释

黄惠贤

(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, 湖北 武汉 430072)

[作者简介] 黄惠贤(1931-), 男, 湖南南县人,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学系教授, 博士生导师, 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。

[摘要] 《后汉书·逸民·庞公传》、《三国志·庞统传》较之《襄阳耆旧记》, 存有疏漏; 考诸史料, 可知汉末庞德公耕读为业, 和睦持家, 不慕虚荣, 不畏权贵, 是位具有明确政治抱负的社会贤达, 是汉末襄阳地区充满朝气的“隐士”群体的精神领袖。

[关键词] 庞德公; 亲友; 考释

[中图分类号] K 827 [文献标识码] A [文章编号] 1000-5374(2001)01-0046-05

一、庞德公其人

宋范曄《后汉书》卷83《逸民列传》有《庞公传》^①。本传仅百余字, 事迹略存梗概。据唐人李贤注, 知本传多取材于东晋史家、襄阳人习凿齿《襄阳耆旧记》^②(以下简称《襄阳记》)。对传中有数处稍异于《襄阳记》而易引起困惑者, 在此拟作推证、考订。

《襄阳记》称“庞德公”, 而《后汉书》作“庞公”。庞公之“公”, 是范曄对其尊称抑或庞氏之单字名讳? 《后汉书·逸民·庞公传》李贤注引《襄阳记》载:

(司马)德操年小德公十岁, 兄事之, 呼作庞公, 故俗人遂谓庞公是德公名, 非也。

“俗人”, “心斋十种本”作“世谓”, 疑《襄阳记》本为“世谓”, 李贤注引讳改。凿齿叙事明白, 庞氏之名为“德公”, “谓庞公是德公名”, 本世俗传闻。

梁沈约《宋书》卷68《武二王传论》称: “襄阳庞公谓刘表曰: ‘若使周公与管、蔡处茅屋之下, 食藜藿之羹, 岂有若斯之难’。夫天伦由子, 共气分形, 宠爱之分虽同, 富贵之情则异也。追味尚长之言, 以为太息!” 这里所谓“尚长之言”, 即庞德公答刘表语。若“德公”是庞氏之名, 则“尚长”似为庞氏之字了。

南朝宋、梁时期, 范曄、沈约均见过习凿齿全本《襄阳记》, 而《后汉书》以“庞公”二字立传, 《宋书·武二王传论》仍呼庞尚长为“襄阳庞公”, 似均难逃因循“世俗”之咎。

《后汉书·逸民·庞公传》载: “庞公者, 南郡襄阳人也。居岷山之南, 未尝入城府”。按《北堂书钞》卷158载《襄阳耆旧记》云:

庞德公, 襄阳人也, 居涧水上, 至死不入襄阳城^[1](第727页)。

“涧水上”, 《艺文类聚》卷63^[2](第1138页)、《太平御览》卷822^[3](第3664页)引《襄阳记》均作“沔水上”。“涧”、“沔”形近, 疑《书钞》传抄致误。

《后汉书》德公“居岷山之南”的记载，至唐代广为流传。诗仙李白《寄弄月溪吴山人》诗有云：“尝闻庞德公，家住洞湖水，终身栖鹿门，不入襄阳市”^[4]（第1766页）。襄阳诗人孟浩然《寻张五回夜园作》也说：“闻就庞公隐，移居近洞湖”^[4]（第1650页）。洞湖，正在襄阳“岷山之南”，古籍中或作“洞湖”、“洄湖”。《文苑英华》卷791载襄阳作家皮日休《酒箴并序》，有云：“皮子……自戏曰‘醉士’，居襄阳之洞湖”。自注称：

洞湖去襄阳南二十里，庞德公之旧隐也。《襄沔记》曰：“庞公居上洞，杨颢居下洞”^[5]（第4184页）。

《新唐书》卷58《艺文志二》称：“吴从政《襄沔记》三卷”。正是吴从政《襄沔记》将《后汉书》的“岷山之南”，具体化为襄阳城南20里的洞湖，并且确指庞德公的隐居是“上洞”，也就是洞湖的北岸。

东汉末年岷山南面的洞湖，特别是“上洞”的情况如何？庞德公是否有可能在此隐居？值得探讨。《水经·沔水注》^⑥载：

（襄阳蔡）洲大岸西有洄湖，停水数十亩，长数里，广减百步，水色常绿。杨仪居上洄，杨颢居下洄，与蔡洲相对，在岷山南广昌里。

杨仪，曾经担任过蜀丞相诸葛亮的长史，“军戎节度，取办于仪”，《三国志》卷40有专传。杨仪是杨虑的弟弟，《襄阳记》称，杨虑“少有德行，为沔南冠冕”，“年十七而夭，门徒数百人，宗其德范，号为‘德行杨君’。”杨虑和他的弟弟杨仪“居上洄”，而“居下洄”（即洄湖南岸）的杨颢，《三国志》卷45《蜀书·杨戏传》注引《襄阳记》则称之为“杨仪宗人也”。杨颢历任巴郡太守、丞相主簿，为“东曹属，典选举”。因此，以杨虑、杨仪兄弟为首的“沔南冠冕”，是一个书礼传家、聚居于岷南洄湖周边的、具有血缘关系的大家族。和稍东蔡洲上以蔡瑁为首的蔡氏、稍南“习家池”以习祯为首习氏一样，都是各具文化传统、保留着不同家风的宗法集团^⑦。很难设想，庞德公会离开自己的宗亲，挤到岷南洄湖北岸杨虑、杨仪的身边来“隐居”。

据记载，吴从政是唐中宗景龙（公元707—709年）前后人，自号“栖闲子”。他汇集删改两晋南北朝时期有关荆沔地区的记载而成《襄沔记》^⑧。推测《襄沔记》有关“庞公居上洞，杨颢居下洞”的记述，似为上引《水经·沔水注》“杨仪居上洄，杨颢居下洄”一语之删误。可见，张冠李戴、史实的错位，竟使盛唐以后的文人墨客受到戏弄！

《襄阳记》说：庞德公“居沔水上，至死不入襄阳城”。“沔水上”作为地理概念，实在是过于泛泛了，而北魏郦道元的记载就很具体。《水经·沔水注》称：

沔水中有鱼梁洲，庞德公所居。士元居汉之阴，在南白沙，故世谓是地为白沙曲矣。司马德操宅洲之阳。望衡对宇，欢情自接；泛舟褰裳，率尔休畅。岂待桂宅于千里，贡深心于永思哉。沔水经襄阳城北，至宛口，会洧水（今之唐白河），折向东南流。在襄阳城东、沔水之西，形成东白沙、南白沙，合称白沙曲。庞德公所居鱼梁洲就在白沙曲东的沔水中。《水经注》熊会贞《疏》云：

《御览》一百八十引《舆地志》：“襄阳县东南，白沙有庞士元宅，于汉水之北；司马德操宅于汉水之南。隔鱼梁，望衡对宇，欢情自接，每至相思，则褰裳涉水。”与此文（引者注：指《水经注》）略同。而谓白沙在县东南，士元宅汉北，德操宅汉南，俱与此不合。当以此为是。

《隋书》卷33《经籍志二》称：“《舆地志》三十卷，陈顾野王撰”。上引野王文，与《水经·沔水注》，词句多雷同，当系顾氏改写。《舆地志》除熊会贞指出的士元、德操宅址“南”、“北”倒误外，尚有两点值得关注：1、所谓“襄阳县东南，白沙有庞士元宅”，实为“襄阳县东，南白沙有庞士元宅”之误读，从而熊氏有“白沙在县东南”之谬讹。2、野王将“沔水中有鱼梁洲，庞德公所居”一语，缩写为“隔鱼梁”3字，似乎“望衡对宇，欢情自接，每至相思，则褰裳涉水”者，仅限庞士元、司马徽二人，忽略了宅居鱼梁洲上的关键人物庞德公。据《水经注》记载，庞德公在三者间居于“地理上”的中心地位。

至于庞德公的结局，《后汉书》称：“后携妻子登鹿门山，因采药不归”。而《襄阳记》载云：“后携妻子登鹿门山，托言采药，因不知所在”。两相比较，《襄阳记》意长于《后汉书》本传。

《后汉书·庞公传》，传文简约，主要描述德公与地方执政刘表之交往。传云：

荆州刺史刘表数延请，不能屈，乃就候之。谓曰：“夫保全一身，孰若保全天下乎？”庞公笑

曰：“鸿鹄巢于高林之上，暮而得所栖；鼯鼯穴于深渊之下，夕而得所宿。夫趣舍行止，亦人之巢穴也。且各得其栖宿而已，天下非所保也。”因释耒于垄上而妻子耘于前。表指而问曰：“先生苦居畎亩而不肯官禄，后世何以遗子孙乎？”庞公曰：“世人皆遗之以危，今独遗之以安，虽所遗不同，未为无所遗也。”表叹息而去。

获取“官禄”，是“安”？还是“危”？庞德公与刘表的旨趣完全相左。在“表叹息而去”之前，《襄阳记》还有庞德公对“安危”观的精彩阐述：

昔尧舜举海内授其臣而无所执爱，委其子于草莽而无所矜色，丹朱、商均至愚下，得全首领以没；禹汤虽以四海为贵，遂以国私其亲，使桀徙南巢，纣悬首周旗而族受其祸，夫岂愚于丹朱、商均哉，其势危故也。周公摄政天下而杀其兄，向使周公兄弟食藜藿之羹，居蓬蒿之下，岂有若是之害哉！

《后汉书》删约此段，故德公之政见难窥全豹。

庞德公“修身、齐家”方面，《后汉书》本传仅有“夫妻相敬如宾一语”。《襄阳记》载德公：

躬耕田里，夫妻相敬如宾，休息则正中端坐，琴书自娱，睹其貌者肃如也。

总结而论，通过《襄阳记》保留下来的资料，我们可以认为：庞德公耕读为业，和睦持家，不慕虚荣，不畏权贵，是位具有明确政治抱负的社会贤达。

二、庞德公的宗亲和友人

《后汉书·逸民·庞公传》无片言只语涉及德公子侄后辈。《襄阳记》载：

其子山民，亦有令名，娶诸葛孔明小姊，为魏黄门、吏部郎，早卒。子焕，字世文，晋太康中，为牂牁太守。去官，还乡里，居荆南白沙。里人宗敬之，相语曰：“我家池里龙来归”。乡里仰其德让，少壮皆代老者担。

庞士元原住南白沙，其孙去官，仍回故里。山民、世文，均以“会名”、“德让”著称于世，且能移风易俗，受到里人们的宗敬和爱戴。《三国志》卷37《蜀书·庞统传》称：

庞统字士元，襄阳人也。少时朴纯，未有识者。颍川司马徽清雅有知人鉴，统弱冠，往见徽，徽采桑于树上，坐统于树下，共语自昼至夜。徽甚异之，称统为“南州之冠冕”。由是渐显。

《襄阳记》也载此事，却颇有相异之处。《襄阳记》载：

庞统字士元，德公之从子也。年少，未有识者，惟德公重之。年十八，使诣司马德操。与语，自昼达夜，乃叹息曰：“德公诚知人，此实盛德也，必南州士之冠冕”。由是显名。

与陈寿书相比较，差异处有三：1、《魏志》不涉及士元和德公的关系，惟《襄阳记》明确指出，庞统是“德公之子也”；2、庞士元并非“弱冠”（20岁）见德操，而是“年十八”造访司马徽；3、更为重要的是，并不是庞统自“往见徽”，而是庞德公“使诣司马德操”。总之，《襄阳记》把庞士元的成长过程，与其从叔德公之教导、呵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更能生动地反映出事物的本来面目。这里，我们应看到习凿齿虽晚于陈寿，但二人生活的年代相距不远，且习凿齿以本地人撰写本地事，较之陈寿据传闻写史更为具体可信。因此，当以《襄阳记》所载为准。庞统的才识仅次于诸葛孔明，而在习桢、马良之上^⑥。由于从叔庞德公的教导、呵护，终于由“盛德”之士，成长为“识时务”的“俊杰”。后来随刘备进兵巴蜀，历治中从事，擢升为军师中郎将。

《三国志·庞统传》称，统子宏，“刚简有臧否”，轻傲权贵而受到排挤，卒于涪陵太守任上。统弟林，封列侯，历任州治中从事、镇北参军、钜鹿太守。林妻习氏，襄阳名士习桢之妹，也是一位“义节”堪称的妇女。《襄阳记》载：

曹公之破荆州，林妇与林分隔，守养弱女十有余年。后林随黄权降魏，始复集聚。魏文帝闻而贤之，赐床帐衣服，以显其义节。

总而言之，庞德公不阿权贵，高风亮节的言行，影响教育了子侄后辈，形成崇德尚礼、刚正不阿的好家风。

他既是襄阳庞氏的大家长,也是庞氏宗族的精神支柱。

此外,庞德公的影响,实际上超出了庞氏家庭,惠及后学朋辈。《襄阳记》载:

司马德操尝造(德)公,值公渡沔祀先人墓。德操径入堂,呼德公妻子,使速作黍:“徐元直向言:‘有客即来就我与庞公谈论’。”其妻子皆罗列拜于堂下,奔走供设^⑦。须臾,德公还,直入相就,不知何者是客也。德操少德公十岁,以兄事之,呼作庞公也。

能登堂入室,称兄呼嫂,可知德操与德公自非等闲之交。习凿齿与桓秘书称:“睥睨鱼梁,追二德之远”^⑧。“二德”并称,指的正是庞德公、司马德操。关于司马德操,史有趣闻。《世说新语·言语篇》^⑨注引《司马徽别传》称:

徽,字德操,颍川阳翟人。有人伦鉴识。居荆州,知刘表性暗,必害善人,乃括囊不议论。时人有以人物问徽者,初不辨其高下,每辄言“佳”!其妇谏曰:“人质所疑,君宜辩论,而一皆言佳,岂所以咨君之意乎?”徽曰:“如君所言,亦复佳!”其婉约逊遁如此。

对刘表及其荆州地方政权,司马德操和庞德公的不合作态度是一致的。这与他向刘备推荐“卧龙”、“凤雏”,形成明显的反差。《襄阳记》载:

后,刘备访世事于德操,德操曰:“儒生俗士,岂识时务?识时务者在乎俊杰,此间有卧龙、凤雏。”备问为谁?曰:“诸葛孔明、庞士元也!”

司马徽对咨询所答迥异的关键,在乎问者的人品、志向的高下。“凤雏”是德公欣赏的从子,“卧龙”则是德公子山民的妻弟诸葛亮。《后汉书·逸民·庞公传》注引《襄阳记》称:

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,独拜床下,德公初不令止。

孔明之所以特别尊崇庞德公,除了是其姻亲晚辈外,似乎更是对德公高尚之人品、德行的敬佩。另一位向刘备推荐、也称孔明为“卧龙”的是徐庶,事见《三国志》卷35《蜀书·诸葛亮传》。此徐庶,即前引《襄阳记》载与司马德操同聚于鱼梁洲庞德公居宅之徐元直。

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称“颍川徐庶元直”,他是司马德操的同郡老乡。《诸葛亮传》注引《魏略》说,徐庶“折节学问”、“义理精熟”,是位博学好问的青年书生。他“与同郡石韬(字广元)相亲爱。初平(公元190—193年)中,中州兵起,乃与韬客荆州。”到建安初(公元196年),徐元直和石韬、孟公威、诸葛亮“俱游学”于襄阳,而元直“又与诸葛亮特相善”。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说,年青的诸葛亮曾“自比于管仲、乐毅”,同伴们多不以为然,只有徐元直和崔州平“信然”。因此,徐元直、崔州平和诸葛亮的确是少年知己。

崔州平是博陵著姓,汉司徒崔烈之子,约在兴平(公元194—195年)年间从长安南下,蜗居于襄阳。《水经·沔水注》载:

(檀)溪之阳,有徐元直、崔州平故宅,悉(寡)人居。故习凿齿《与罗秘书》云:“每省舅家,纵目檀溪,念崔、徐之友,未尝不抚膺踟躇,惆怅终日矣”。

徐元直、崔州平的故宅,都在檀溪水北岸,真正是近邻;细玩习凿齿书信,更可见他俩是挚友。前引《襄阳记》中,司马德操所谓“徐元直向言:‘有客即来就我与庞公论’”的“客”,除颍川徐元直、琅邪诸葛亮之外,可能还有颍川石广元、博陵崔州平和徐庶结识的“同学”、汝南孟公威等人。这批从北方不同州郡避乱南下,聚居于襄阳的青年英俊们,因志趣相投,以同乡、邻居、同学的关系,由徐元直联结起来,汇集在庞德公、司马德操的周围,“谈论”政局,品评人物,逐渐形成一个知书达礼,有抱负、有政见的群体。《襄阳记》引《先贤传》云:

乡里旧语,目诸葛亮孔明为“卧龙”、庞士元为“凤雏”、司马德操为“水镜”,皆德公之题也^⑩。

可以推断,这个充满朝气的“隐士”群体的精神领袖,正是居住在沔水鱼梁洲上的庞德公。

注 释:

① 据中华书局“校点本”,1965年5月第1版。本文所引《晋书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宋书》、《隋书》、《新唐书》等“正史”,均据中

华书局“校点本”,后不另注。

- ② 本文除另有说明者外,《襄阳耆旧记》(简称《襄阳记》)均据《襄阳耆旧记校补》。“校补”本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,1987年3月第1版。
- ③ 本文所引《水经注》均据《水经注疏》本。此书北魏酈道元注,清末杨守敬、熊会贞疏。段熙仲点校、陈桥驿复校。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。所引诸条均见该书下册第2377页。
- ④ 蔡氏、习氏宗亲问题可参拙文《蔡瑁及其亲族》,载谷川道雄编《日中国际共同研究——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》第145—153页。日本玄文社1987年2月出版;《习凿齿事迹丛书》,载《襄阳师专学报》1988年第三期第11—15页。
- ⑤ 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宋陈振孙撰(“丛书集成”本)。该书卷8载:“《襄沔记》三卷。唐吴从政撰。删宗懔《荆楚岁时记》、盛宏之《荆州记》、邹阅甫《楚国先贤传》、习凿齿《襄阳耆旧记》、郭仲产《襄阳记》、鲍坚《南雍州记》,集成此书。其记襄汉事迹详矣。景龙中人,自号栖闲子”。
- ⑥ 《三国志》卷45《蜀书·杨戏传》注引《襄阳记》曰:“习桢有风流,善谈论,名亚庞统,而在马良之右。”
- ⑦ 《三国志·庞统传》、《后汉书·逸民·庞公传》均注引《襄阳记》有“奔走供设”四字;《襄阳耆旧记校补》误漏,当增补。
- ⑧ 《晋书》卷82《习凿齿传》。
- ⑨ 参见《世说新语校笺》本。《世说新语》,南朝宋刘义庆撰,梁刘孝标注。徐震堃校笺。中华书局1984年4月第1版。本条见该书上册36页。
- ⑩ 《三国志》卷37《蜀书·庞统传》注引《襄阳记》:“诸葛孔明为卧龙,庞士元为凤雏,司马德操为水镜,皆庞德公语也。”文字略有不同。

[参 考 文 献]

- [1] 虞世南. 北堂书钞[Z]. 天津:天津古籍出版社,1988.
- [2] 欧阳询. 艺文类聚,第3册[Z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65.
- [3] 李昉,等. 太平御览,第4册[Z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80.
- [4] 彭定求,沈三曾. 全唐诗,第5册[Z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60.
- [5] 李昉,等. 文苑英华,第5册[Z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66.

(责任编辑 张 琳)

Correction on PANG De-gong & His Relatives and Friends

HUANG Hui-xian

(School of Humanities, Wuhan University, Wuhan 430072, Hubei, China)

Biography: HUANG Hui-xian(1931-), male, Professor, Doctoral supervisor, School of Humanities, Wuhan University, majoring in the history of Wei, Jin,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.

Abstract: Based on the book “Xiangyang Qi Jiu Ji”, this paper corrects the errors and supplies the omissions in “Hou Han Shu · Yi Min · PANG De-gong’s Biography” and “San Guo Zhi · PANG Tong’s Biography”. At the same time, it expounds PANG De-gong’s routine life of cultivation, reading and keeping family harmony, then points out that he is a social leader of explicit political ideal who does not seek after high position, great wealth and surrender to powers. He is considered to be a spiritual leader among spiritual hermits in Xiangyang in later period of Dong Han Dynasty.

Key words: PANG De-gong; relatives and friends; correction